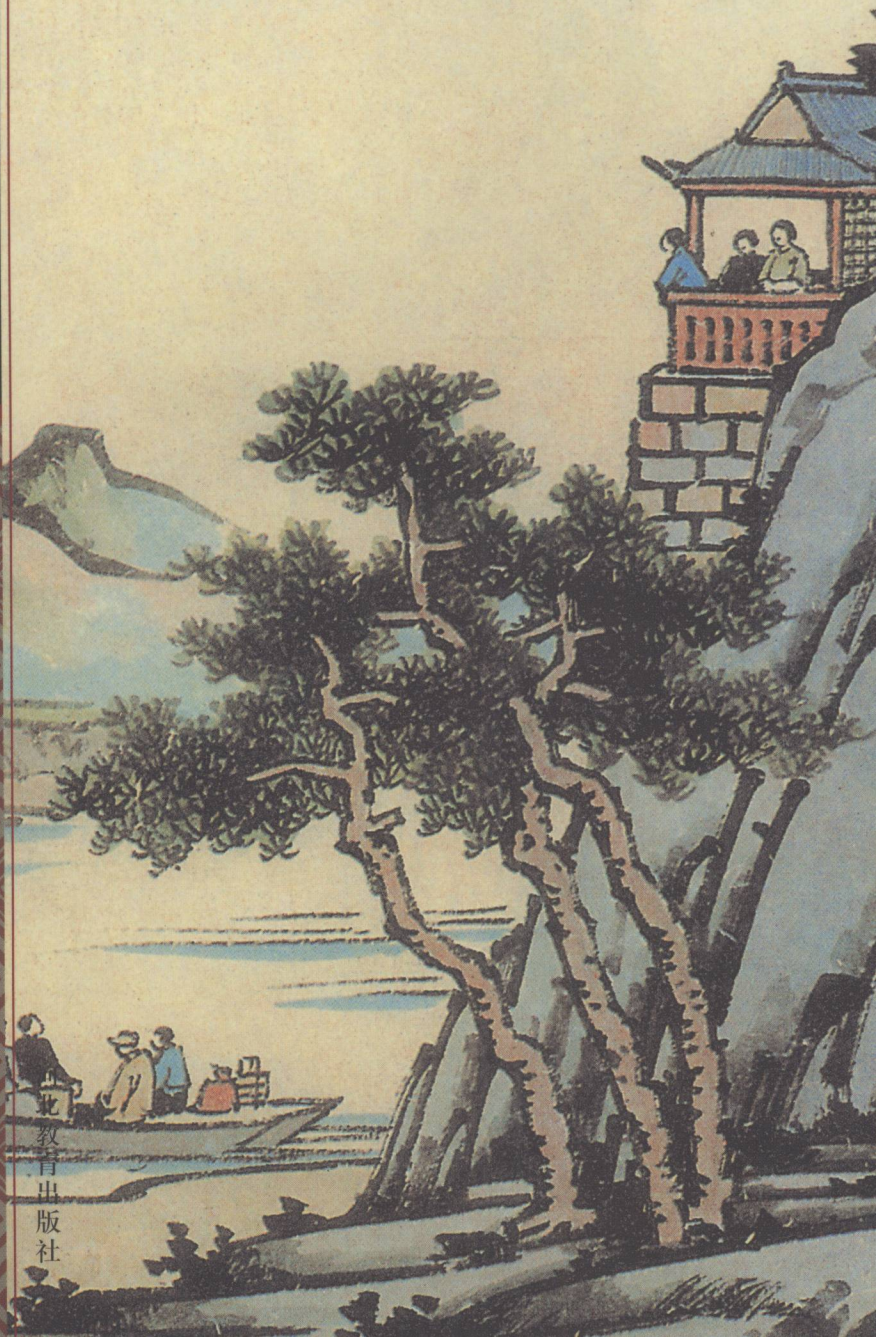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豐子愷



北
教
育
出
版
社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丰子恺

编著·小蝉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丰子恺/丰子恺绘;小蝉编著.-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.12

(中国名画家全集/郎绍君、张志欣主编)

ISBN 7-5434-4457-7

I. 丰... II. ①丰... ②小... III. 中国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43348号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丰子恺

编著/小蝉

出版发行/河北教育出版社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责任编辑/张子康 刘峥 张天漫 张福堂

封面设计/张志伟 牛亚勋

版式设计/郑子杰

制 版/时尚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制 作/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印 刷/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
开 本/880×1230 1/32 7印张

出版日期/2002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/ISBN 7-5434-4457-7/J·274

定 价/58元



前 言

画者，本于天地之灵气，结于人心之妙想。画家立于天地之间，万象在旁，神思融趣，忽然划然，振笔直遂，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；绝叫一声，纵横万状，以成精品。吾国绘画渊源有自，自晋顾恺之，千数百年来，流派林立，代不乏贤；泊乎南北，哲匠间出，风格迥异，自成风范；浩浩长江，巍巍昆仑，不足以道其高远。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，亦难矣。

予生不能为画，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，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，始知法后能知无法。前辈有言，此道中尽可寄兴，其然欤？展读历代名迹，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，宛然有之，不可把握；而其无法，如长天清水，茫无际。

吾社襄集今古，选历代名家之尤者，道其生平事迹、画论理念、技法特色、前传后承，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，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，读数十名画家之集，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。

盖因年代久远，战乱频仍，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。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，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，有画家虽名，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，是故图文存世不多，介绍不可周全，乃使数人一集，聊胜于无也。

昔欧阳询编《艺文类聚》有云：“欲使家富隋珠，人怀锦玉，以为前辈缀集，各抒其意。”此集之意也。

河北教育出版社 社长 王亚民

目 录

一、生平与艺术历程	1
石门湾·《芥子园画谱》·花灯	2
苦学·李叔同·《梦二画集》	7
春晖中学·立达学园·良师益友	13
缘缘堂·桐庐负暄·《大树画册》	23
沙坪小屋·湖畔夜饮·画展	35
日月楼·旅游·《敝帚自珍》	50
《护生画集》·鲁迅小说·法味	76
漫画的由来·子恺漫画·艺术成就	104
二、论艺摘选	137
三、各家评论摘录	163
四、年表简编	189
附:主要出版作品	200
常用印	202
主要传世作品目录	204

生平与艺术历程



里发出严肃的光辉，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。她是我的母亲，同时又是我的父亲。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，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33岁，不，直到现在。”^①

父亲死后，丰子恺即转入另一家私塾，开始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早在父亲跟前读《千家诗》时，丰子恺就热衷于将书上的木板画印描、填色。后又偷得父亲的一本《芥子园人物画谱》，第一张描的是柳柳州像。因子恺觉得他高举双臂大笑的样子，好像父亲打哈欠的形状，所以特别感兴趣。可见少年子恺在描《芥子园》时就已潜意识地加入了童年生活的趣味，这使人想起丰子恺所推崇的艺术

家米勒之名作《初步》。他曾借此题作文并作画《初步》。文章说的是家人按《初步》的构图拍照的过程；漫画《初步》则删去了米勒原作左前方的父亲，而将母子拉近画面。寥寥数笔，幼儿的天真、母亲的慈爱，跃然纸上。可以说，他自己在艺术上的“初步”，就始于这本《芥子园人物画谱》。

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时，他也不间断印描，拿薄纸盖在画谱上，用毛笔依样印写，添上颜色，越画越有经验，画作开始在同学



初步

1923年 - 1925年

^① 丰子恺：《我的母亲》，《丰子恺文集·文学卷》（一）第643页，浙江教育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。

中流传。有一天，两个同学为一张画，意见不一，打了起来，被私塾先生知道了，审问之下，知道画是丰子恺所作，厉声喊他过去。丰子恺吓得魂不附体，预备吃戒尺。但先生只管去搜了他的抽屉，搜出了画像、颜料，还有印好而未着色的画。先生并未没收这些东西，只拿了画谱去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欣赏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先生突然抬头喊一声：“读！”原来他专注看《画谱》，忘了叫同学读书了。下课后，他和气地对丰子恺说：“这书明天给你。”第二天上塾，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，问丰子恺：“你能看了样画一个大的吗？”问话大出丰子恺意料，慌乱中竟顺口地应道：“能。”同学们都用惊羨的眼光看着他，他却满腹心事。因他只懂“印画”，从来未“放大”过。回家后，还是大姐帮他想办法，用九宫格放大，放到他自己身体那么大，还用了染坊店大量的颜料。终于，一个鲜明华丽的孔子像画成了。先生将画像挂在墙上，以后同学们到塾、离塾都要到这孔子像前拜一下，“画家”本人也如此。“画家”的名声渐渐传开，亲戚朋友纷纷请他画像。于是，他就到会画像的二姐夫家“偷关子”，借了玻璃九宫格、擦笔等工具，又借一包照

初步

1923年-1925年



片练习摹仿。有一个老妈子请他画像，他就在照片里挑一张老妇人的，略加改动，画成老妈子的像，并自作主张地在画像的耳上加了一双金耳环。这耳环使得老妈子心花怒放，连称：“像！像！”

丰子恺认为：“美术是人生的‘乐园’，儿童是人生的‘黄金时代’。”^①他“黄金时代”的“乐园”要算是玩具和花灯。他特别喜欢的是印泥菩萨的模型，到江北船上买几个红沙泥烧制的阴文模型和一块黄泥，就可以自由印塑。他就向母亲今天讨一个铜板、明天讨一个铜板地添办模型，终于把江北人担子里所有的模型都买来了；然后饶有兴趣地从事塑造，有时还给焦黄的泥像施以种种色彩。后来自己又发明了用蜡烛油作模型，熔了刻，刻了熔，乐趣无穷。这种美术创作却影响了他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熟读，为此受到先生的警告和母亲的责备。但这却是他“美术研究的最初启发者”^②。在石门湾，隔十几年才举行一次“迎花灯”盛会。丰子恺十二三岁时，幸运地赶上了这样的一次盛会。他家有一顶旧彩伞，是丰镛和他姐姐的合作品。每逢迎花灯，丰家就把彩伞拿出来参加。丰子恺第一次见它，感到异常兴奋，“我们的彩伞是被公推为最精致而高尚的，字由我的父亲手书，语句典雅，笔致坚秀；画是我姑母的手笔，取材优美，布局匀称”^③。少年子恺由对这顶彩伞的欣赏，渐转入创作的要求，于是与大姐一起动手制作起来。终因工作过于繁重，新伞没完成，灯会已散。但经过这一番尝试，他感受到美术创作给人的欢

① 丰子恺：《视觉的粮食》，《丰子恺文集·艺术卷》（三）第346页，浙江教育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。

② 同上，第343页。

③ 同上，第344页。

喜。他多年后认为：“我的学书学画的动机，即肇始于此。我的美术研究的兴味，因了这次灯会期间的彩伞的试制而更加浓重了。”^①

1910年，石门湾私塾改成洋学堂，校名为“溪西两等小学堂”。丰子恺是第一届学生。小学堂与私塾不同，设有音乐课，唱李叔同作词的《祖国歌》：“上下数千年，一脉延，文明莫与肩。纵横数万里，膏腴地，独享天然利。国是世界最古国，民是亚洲大国民……”民国初年，溪西两等小学堂改名为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。为了便于选举，地方上盛行简化名字，一位老师便把子恺当时的名字丰润改名为丰仁。此名一直延用到20岁。子恺在校成绩优异，受到崇德县督学徐芮荪的重视。他深爱这位腴腆、相貌清秀的少年人的才华，便央人到丰家说婚，以长女徐力民许配丰子恺。就这样，16岁的丰子恺与18岁的徐力民定下了亲事。

1914年初，丰子恺高小毕业，去省城杭州投考，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。至此，16岁的丰子恺走出他人生的“黄金时代”，与自小相依为命的母亲依依惜别，踏上了追寻人生“乐园”的更广阔的旅途。

^① 丰子恺：《视觉的粮食》，《丰子恺文集·艺术卷》（三）第345页，浙江教育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。

苦学·李叔同·《梦二画集》

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校。“校长经亨颐是一个有名的教育家。从两级师范到浙一师，教师中多杰出人才。早期的有沈钧儒、张宗祥、沈尹默、周树人(鲁迅)、马叙伦等；丰仁在学时期有李叔同、夏丐尊、单不厂、堵申甫、姜丹书、王更三等；丰仁毕业以后，又有陈望道、刘大白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叶圣陶等，先后在浙一师任过教职。”^①可见，在这样一个浓郁深厚的人文环境中，造就出后来的画家、音乐家、翻译家、教育家、文艺评论家、艺术教育家，以及在金石、书法、装帧、建筑诸方面颇有造诣的丰子恺，决非偶然。尽管他曾说：“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。偶然入师范学校，偶然喜欢绘画音乐，偶然读书，偶然译著……”^②

在校头几年，丰子恺埋头攻学，成绩屡列第一，曾被校长经亨颐宣布为模范生。国文老师单不厂先生为之取名“子凯”，含和易近人之意。“凯”与“恺”通，此后就用“丰子恺”之名。

就是在这所学校里，他受到了中国近代文艺先驱者李叔同先生的艺术熏陶，决定了他以后的艺术生涯和逐渐形

^① 丰一吟、潘文彦、胡冶均、丰陈宝、丰苑音、丰元草著：《丰子恺传》第22页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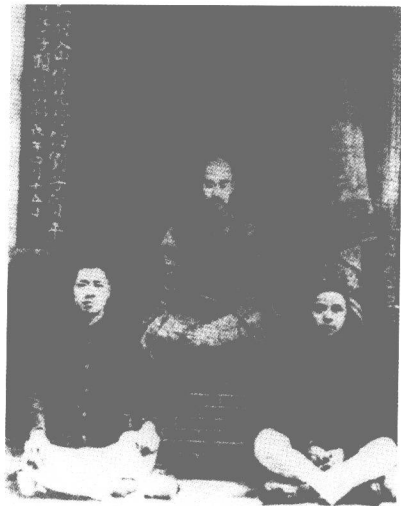
^② 丰子恺：《我的苦学经验》，《丰子恺文集·文学卷》(一)第83页，浙江教育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。

成的人生观、宗教观。李叔同，原籍浙江平湖，1880年生于天津一个富裕之家，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。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；生他时，父亲年已68岁。他5岁丧父；后因家庭之变，19岁陪生母南迁到上海，以“才子”驰名于当时的上海。25岁母丧后赴日留学，入东京美术专门学校及音乐专门学校，在东京创办“春柳剧社”，还亲自扮演过茶花女。留学日本6年，回国后，入南社，主编《太平洋画报》，不久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及浙江两级师范，教授洋画、洋乐，“春柳剧社”也随他从日本移回中国。进入浙一师后，丰子恺才知道小学时唱的《祖国歌》就是李叔同先生作的歌词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从此，他一生的艺术道路无不追模这位敬仰的先师。

在二年级时，李叔同教授图画课，他教同学从石膏模型写生，而在这之前丰子恺只知临摹。他努力练习，进步很快。有一晚，李先生和气地对他说：“你的图画进步快，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，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。你以后可以……”他所崇敬的先生的一席话为他指明了人生道路。这一晚他思绪万千，打定主意，专门学画，把一生奉献给艺术。由此也可见李叔同先生人格的感化力。后来，丰子恺一心专攻图画、音乐，参加浙一师课余组织的“桐阴画会”和“乐石社”（金石篆刻组织）。晚上他请李先生教他日文，借来英文《人体画》、日文的《正则洋画讲义》等书，潜心研究绘画理论和技法。他在生活中随时随地写生，因而闹了不少笑话。有一次专心观察一位卖花生的小贩，小贩误以为他要买花生米，就问：“买几个钱的？”这下打断了他的观察，一边掏钱买花生米，一边自嘲“时人不识予心乐，将谓要吃花生米”。

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学业方面。在杭

州师范的宿舍里,丰子恺就注意到李先生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《人谱》。在这书的封面上,李先生亲笔写着“身体力行”四字,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。当时子恺不明白,专



弘一法师与弟子
刘质平、丰子恺
(右下)

1918年

精西洋艺术的李先生,为何案头还放这样陈旧的东西。直到有一次,先生叫他和几个学生到他房里谈话,翻开《人谱》指出一节:“唐初,王、杨、卢、骆皆以文章有盛名,人皆期许其贵显。裴行俭见之,曰:‘士之致远者,当先器识而后文艺。勃等虽有文章,而浮躁浅露,岂享爵禄之器耶?’”李先生把“先器识而后文艺”的意义讲解给大家听,并且说这里“贵显”和“享爵禄”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,应理解为道德高尚、人格伟大的意思。要首先主人格修养,其次

重文艺学习。他认为“应使文艺以人佳,不可以文艺以艺佳”,这对当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的青年丰子恺,好比在心中开了一个明窗,胜读十年书。

既然决定献身艺术,他的奋斗就从石膏模型木炭写生开始。为此吃了不少苦头,使他觉得“有时简直好像脱离了本题,转入另外一种艰苦的工作中”^①。但经过长期刻苦的练习之后,他尝到了苦学的甜头。他觉得眼前的“形状世界”突然变得有情而可爱,各种形状都能对他表示一种意味,像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。他认为:“石膏模型写生是教人研究世间最复杂最困难的各种形、线、调、色的,

^① 丰子恺:《视觉的粮食》,《丰子恺文集·艺术卷》(三)第343页,浙江教育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。

习惯了这种研究之后，对于一切形、线、调、色自会敏感起来。”^①甚至对书法也有了新的体会。他以前临《张猛龙碑》、《龙门二十品》、《魏齐造像》，只是盲从老师的指导，自己并不理解这些字的好处，有时心里疑惑学字为什么要学这种参差不整、残缺不全的古碑？但后来竟自然地感受到笔致与结构的可爱了。可见他艺术鉴赏的能力已由石膏模型的写生中磨练提高了，而不仅仅是技巧的提高。

对丰子恺影响最大的还是李叔同的出家，最终形成他的宗教观。当时李叔同与研究佛学的马一浮交往较深，时常从马一浮那里借佛学书籍读。作为中国西洋画、西洋音乐及话剧先驱的李叔同，在走遍了艺术的各个领域后，决定出家，法号为弘一法师。出家时，李叔同只有39岁，丰子恺21岁。二十来岁的青年丰子恺还不能体味佛学的深意，但他下意识地接受了他所尊敬的老师的佛教思想。30岁时以居士身份皈依佛门，在此后的人生中深切体味佛教的真味，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，对世事采取积极、乐观的态度。

夏丏尊先生后接替单先生教国文，他也是博学多能的全才。在五四运动前夕，夏先生便积极提倡新文学，要求同学“不准讲空话，要老实写”，主张文章不用古典，朴素自然，感情真挚。丰子恺的文学创作就是在夏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开始的。师范毕业后，丰子恺又曾同夏先生共事，当教师，当编辑，直到抗战前夕。抗战后丰子恺辗转逃难，而夏先生仍居上海，他们之间就不断书信往来，夏先生的一言一行，对他的艺术人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^① 丰子恺：《视觉的粮食》，《丰子恺文集·艺术卷》（三）第348页，浙江教育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。

1919年夏，丰子恺浙一师毕业，同年与徐力民结婚。家境不允许他继续升学、专修图画，他就同校友吴梦非、刘质平在上海筹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。学校成立于1920年，丰子恺在校教授西洋画。他当时竭力主张“忠实写生”，后来慢慢觉得自己的教法陈腐，有破绽，在布置静物写生标本时，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，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当做习画标本。他为此烦恼了数月，最后决定到日本留学。1921年早春，他向姐夫周印池借了400块钱，先到杭州闸口凤生寺与弘一法师话别，几天后就启程。到东京后，岳父给了他1000元钱，同学吴梦非、刘质平也解囊相助，这样他一共得了约2000元钱。在东京学习十个月，最后因经费用完，不得不回国。但这十个月，他巧妙安排时间，尽量学习多种知识。前五个月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习画，专一学习木炭画，下午读日文。后五个月，下午改到音乐研究会学提琴，晚上学英文。他在国内向李叔同、夏丏尊学习过日文，觉得日语学校的进度慢，就改到一个英语学校的初级班学习，所讲的英文在浙一师已学过，正好用来学习日本教师用日语解说已懂的英文。这种办法使他的日文进步很快，能阅读《不如归》、《金色夜叉》等有名的日本小说。这时候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兴趣。后来为了学习英文，他又报了最高的一班，仍觉老师教得慢，就决定自修，自己限定于几个礼拜之内把书中的一切生字抄在一张图画纸上，每个字剪下来，放在一只匣子里，每晚像摸数算命一样从匣子里摸纸牌，温习生字，很快就记住了生字，再去读完书本。用这方法又去阅读别的英文小说，而一询问学校的其他学生，还只学了全书的几分之一。他心中颇为得意，从此相信学问是要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的。他暗羡别人有继续升学的福气，又自觉